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

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亦不䘏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亦不䘏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葢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

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葢不同矣

用詁謹案古注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王肅注也鄭康成注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朱子文集荅黃直翁以天下讓祇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元宗皆兄弟終身無閒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元宗則此說可也若有

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
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
故夫子以至德偁之

用誥謹案龜山說云泰伯亾如荊蠻以讓季
歷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文王之興本由太
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葢推本言之也讓之
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偁焉有讓之之實
而無其名茲其爲至德也歟

閻百詩曰集注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
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之删
竄以正之曰辭受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
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

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適嗣之日相與遷袞之民將得因而偁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易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從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官其福云爾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竝立於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

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而不忍受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彊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乃曰至德也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案朱子一生精力在四書章句集注使聖學昌明其功大矣至於文義偶有未協處固不必過爲迴護致成門戸之見此章集注金仁山辨之先蕙患

先生亦云集注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淨其病尤在添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

黄勉齋云朱子晚年改論語集注至關雎章而止則此章之注固亦未爲定論也

顧涇陽曰從文王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從王季起念是以兄弟讓也乃泰伯更有大焉者從天下起念是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以文王爲一家公共之文王以天下讓又以文王爲天下公共之文王此段至心民無得稱夫子特表而出之

彭躬菴曰伊川曰泰伯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德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說極當盡剗蠻一逃意在使文王

得佐商澤被天下不僅爲一家之父子兄弟計其事
𢬿其志孤故雖智者不及知也

用詁謹案以上三條本程子立季歷則文王

道被天下爲說

顧亭林曰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
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
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
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
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
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者也

李厚菴曰注從史記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

從因逃亡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揆以時勢情理似
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賢者安得遂萌
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乎潔身而亡以
惡與父是未得為至德也有待於後嗣行之乎不從
亂命以盜其人之惡可矣今觀季歷文王再傳將百
季猶未受命可以白太王之無是心故子孫得以終
守臣節不以遂其父祖之志為嫌也泰伯何為急急
亡之乎蓋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
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後學由此生
疑析之以理蓋周室將興其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
奄大以天下讓云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竟然矣
邦遂曰以天下讓商亦可謂夸而非事實矣況曰三

云者必也泰伯嘗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遯去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歿之後則父過既彰而宗社幾於乏主故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乏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有進焉

楊賓實曰讓商之說謂泰伯一立則天下即歸泰伯將欲辭之而不能故早見及此而讓而不居是延商祀及百年者皆泰伯忠貞之所留也夫懼己之德澤及民恐天與人歸致失臣節似揆之舜禹文王之事有未必然者且既即侯位而盡其忠貞如文王之事殷豈害臣節此讓商之說或有未安也至讓周之說

則曰泰伯欲遂父志再傳可成王業泥天下二字取

解以當日之事勢及聖人之立心推之尤多未合玩

夫子本意祇偁其能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

微㓕迹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視

伯夷之讓尤爲盡善故偁之爲至德見其能全天倫

而不傷耳因周後有天下故云以天下讓特據已然

而言非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用詰謹案以上三條卽龜山推本言之之說

何義門曰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旣衰周太王亶父興

郊梁之地長子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

子昌太王欲傳國焉泰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

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偁曰

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便自
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許白雲曰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
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翦商之謀也
葢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
居三月成城郭一秊成邑二秊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
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秊不久而高宗立傅說
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秊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
十八祀文王生書稱祖甲之亯國三十有三秊自遷
岐至文王生之秊已九十七秊古公壽百二十歲後
不知的於何秊卒計在文王生一二秊之後則古公

始終正居商今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
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亾去之可見者如此
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
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
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
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
國固泰伯之國而泰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
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
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泰伯因其在昌
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
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

徐東璧曰集注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太王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未嘗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金仁山駁之是也而後儒猶云云者要皆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紂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

僅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曰疆大哉且使太王如
果彊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
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
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
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
不待言矣即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
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
況太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太王天下之仁主
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甚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
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
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泰伯之忠貞遂不惜

誣太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已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有據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商而泰伯得以讓之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泰伯自讓王季目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併太王翦商傳何以言泰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況閟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衞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

身在可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泰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在岐耳非有它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未見其爲𦍒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泰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同謂之至德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蔡覺菴曰恭愼勇直皆善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葸亂絞之弊而反害之也

錢白石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苟無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弊

王船山曰夫恭也慎也此天性之沉潛可以持己可以成事者也直也勇也此天性之高明可以無欺於世不屈於物者也乃恭惟能安而後其恭也可恆所以調其志氣而和平者禮有不過之則如無禮焉則迫促其筋骸而不得暫紓勞矣至於勞而其恭不可繼矣慎惟有則而後其慎也有功所以審乎事幾而恰得者禮有必盡之數如無禮焉則葸昧於當然而不敢任葸矣至於葸而其慎適以敗矣若夫勇於有為者雖義在可為而出之必有其序行之必有其經禮也若以勇任之而不以禮為之則心無媿而事非

其常且有不恤天下之大倫而以行其必爲者亂矣直而不諱者雖理在必明而辭不嫌於遜論必得其中禮也若以直自命而不以禮自居則心本厚而物受其薄且有迫天下於無所容而以快其議論者絞矣故禮者所以通淡謹之士而使悠然有餘於名教之樂養剛方之體而使暫行其天理之正也是以君子自威儀語言以至於施行之大用無不於禮焉學之而不敢恃其性之所近謂可以退寡過而進有功也

黃泰泉佐曰聖人立教不使人求諸𥃵知而曰好學不使人求諸天理而曰好禮惟實而不虛耳是故博而習之禮也理而履之禮也好學不倦則聰明叡知

逹天德矣好禮不變則視聽言動合乎天矣苟爲仁
智信剛而悪學以明之是以或蔽則愚或蔽則蕩或
蔽則賊或蔽則狂苟爲恭愼勇直而悪禮以成之是
以或失則勞或失則葸或失則亂或失則絞惟勇直
不好學其蔽也與悪禮一也由是言之博學於文必
當約之以禮可知矣故好學之至知也好禮之至仁
也知仁合一誠而不息是謂聖修之極
孫夏峰曰四者皆德而悪禮皆非亦猶之乎六言六
蔽也
張楊園曰剛過者恆失之勇直柔過者恆失之恭愼
是以易道貴中也能謹節文則悪過不及之獘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鹿伯順曰仁也厚也民原有同情特不見榜樣則不得現故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朱子語類賀孫錄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此身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豪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此心略不檢點便有差失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如此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輔漢卿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載曾

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陳安卿曰此固是奉父母遺體亦爲人合當本分之事葢天下萬萬道理非此身無所該載豈可一日而不敬謹邪

吳艸廬曰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荅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葢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於啟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李二曲曰曾子臨終啟手足而知免由於平日之修其身而無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倘未免消沮閉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抱悔含羞於地下念及於此曷勝蹐蹐

汪雙池曰此全歸之孝也全歸而至於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全之至也夫父母之生我也天地之性情畢生之德業何莫非自父母命之我有性情而不能盡有德業而不能畢凡不可以對天地者即皆不足以事父母身體末矣顧不能謹於身體髮膚之著跬步言笑之微而修言盡性修德德性亦豈在此身之外哉故曾子將終而使門人啟其手足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誠以一時之傷爲

甚微而一念之忽親其漸爲甚大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可謂能守身矣然一息尚存則所以守之者不敢怠也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守身如此則況於陷身不義而虧體辱親之大者寧不其免乎

況閑齋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於臨終時發出聖門居敬之學以示人而千百載後程朱得此以續孟氏不傳之學遂使聖學光昭萬世

楊賓實曰傳聖人之道者顏曾二子有疾五章記曾子語而舉其儕述顏子者則希賢以希聖之途徑在茲矣首記曾子臨歿所示戰兢危懼之旨次及病革所與容貌言色辭氣之重所謂戰兢危懼者即在此

三賢間而已籩豆之事凡涉於文具法制之末者皆其類也此卽君子不多之旨孟子諸侯之禮未學班爵祿之類祇聞其略不害爲傳道之大賢也虛受者進學之不已忿怒者已私之淨盡驗之於日用容止之際察之於性情度量之間而所謂於聖道庶乎者可得矣輔主庇民扶危定傾之業豈有外於此耶是皆一敬之所操存涵養使無虧其天德之純者非以仁爲己任者能之乎約之於方寸者此仁布之於民物者亦此仁與靜虛寂滅能敬而無義者懸殊矣成而後已而全而受者至此乃全而歸矣故學之節次知恥近勇其始也莊敬日彊其中也存順歿寧其終也是在昔法曾子者抑論君子者定之於託孤寄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時而其平日所從事乃在於去暴慢消鄙倍根心生色不驕不爭有以養而成之雖欲頃刻之不戰兢惕厲而可得乎暴慢鄙倍不信之盡蠲驕吝忿爭之盡去則於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者幾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朱子語類文蔚錄莫非道也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祇在此三者斯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

又僩錄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做效驗說後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功夫在動正出三字而不可以效驗言矣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功夫字曰此三字雖非做功夫字然便是做功夫處如著衣喫飯雖非做功夫然便是做功夫處此意所爭祇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

又人傑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自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卻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朱子文集答歐陽希遜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

忽略而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

輔漢卿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使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陳安卿曰集注舊本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臨時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其功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疏闊不若今本功夫縝密親切既可包平時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一息未絕之前皆無頃刻之遺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

金仁山曰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為修身之驗後改

他修身之要則莊後功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涵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著力之計固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以槩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涵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祗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動正出之間即存養之地顛而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賛乎道之功夫朱子語錄論此三句功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在勿字則此章功夫在遠近字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即遠

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也

許魯齋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爲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非件大和合利害成敗邪非在於氣貌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易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實在於此

朱克升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

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固可見也
胡敬齋曰容貌辭氣上做功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王船山曰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爲存省之驗者朱
子益僣作此解矣然而集注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
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現之光輝既非曾子言
所貴乎道言道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爲化迹而道之
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鈎三寸別
有金鱗邪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
聖不可知亦祇是一實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
別求根本抑賤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惟
釋氏爲然爾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而以授之子
思孟子所授者爲何事但與其一可依可據者而已

故其臨終之言止此身之爲體爲用者卽爲道之所貲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卽是君子所貲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僞暴之與和慢之與莊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顏色辭氣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靜而存養於心疑以其身之靜也動而省察於意愼以其身之動也所存者卽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儼若思所察者卽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毋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詎爲天理顯仁藏用之眞非其剛爲暴柔

為慢淫於鄙辟於倍飾情爲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爲私也曾子喫緊爲人祇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微王道者率莫不在此若但以爲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楊氏實曰三省是曾子精察力行處三貴是其居敬涵養德性處功夫至此愈密容貌顏色辭氣最是日用尋常無時無處可離　操存省察一時並到不分兩儀明於中庸首章之義便知

潘彥輔曰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心無少間隙可以丕漏矣仁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皆此動容

貌三段功夫亘非有多頭緒也

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存養之功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亦存養之功也然必容貌顏色辭氣操存之有素然後造次顛沛依據而弗離出勉以企安不可躐等求也葢容貌三者即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意造次二語即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滋淺較然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

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有問於不能雖多而有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它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附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媿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

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媿之者薄也豈顏子之心哉

朱子語類（時舉錄）犯而不校非著意容它亦非因其犯而遂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又（蕭業錄）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卻有著力處學者且理會自反見得己之長短若遽學不校恐儱侗無是非曲直於己恐無益

許白雲曰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唯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間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

胡雲峰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

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蔡虛齋曰犯而不校對上四句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尙能善處甚爲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宅可知矣此曾子之善立言也

王宇泰曰苟知物我之無閒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王龍溪畿曰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辠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荅我此乃報施之恆身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彭啓岡曰顏子犯而不校豈人情乎曰情之至也顏子自命不小存心極厚有犯者方哀憐之不暇何至下堂他兩造對質也

楊賓實曰顏子去聖未達一間其心皇皇然不至聖人之域不止也故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誠見道體無終窮去私而不遺餘力也顏子可謂大勇矣從事久之而其天復故能樂也

焦廣期曰顏子之問實有得益處正如舜之好問樂取於人以為善非一味謙下而已

又曰犯而不校陳紫峰謂萬物旣皆我則我將誰校此言疑亦有病所謂不見物我有間者謂無物我二視之私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固非謂人即我

我卽人冥然不辨也

孫夏峰曰孔子無我顏子克己故傳聖人之道者顏子也顏子殁而曾子得其傳故想像其夙昔克己之學而彷徨於口匆之間實所以取法巨友此聖門師友眞脈絡

王船山曰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彷彿其端上蔡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尙有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於此須求一實際在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本無而我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愼勿實諸所無也夫

聖人之無人我豈其然哉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爾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乃理則有等殺矣均而同之而尚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為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

猶狂人之不可伸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
而恆以曲自予以直予人也故犯而不校能忘乎人
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蓋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
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
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爲始事之始功而
未入於化也聖人祇是天理渾成隨原取給遇順逆
之兩境一破兩分皆以合符不爽變應所謂己私者
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顯一分公除彼己之擬迹
而顯其和平要以有生之後爲天理之蔽者唯此以
己勝人之心爲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佗聖之功
莫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但不墮教空去則天理之發
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

不能過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作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階可升而為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由者也

張孝先曰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遷怒不貳過是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處求之則顏子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子語類僩錄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託孤之責己無欺之之心卻被人欺受百里之寄己無竊之之心卻被人竊亦是己不能受人之託受人之寄矣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事事理會得方可

又安卿錄聖人言語渾全溫厚曾子便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曾子直是峻厲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問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

命幸而遭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鄙意正如此說

張楊園曰孤未有知不可聽其敗故須託命在瀕危不欲聽其亡故須寄臨大節不可奪正須百凡鎮定有如山嶽不可動搖若量而後入見幾而作在受事之初猶可非所語於休戚相關之義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語類當錄弘不可祗做度量寬容看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於學卻做得狹窄便是不弘須不可以已爲是以人爲不是凡它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

又必大錄弘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祗守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眾理方是弘也

又升卿錄毅是立腳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之意

又安卿錄問弘毅是爲學功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弘毅處難見不弘不毅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

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太祇除不弘便是弘除不毅便是毅然亦須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此逐還情病痛便都由己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又僩錄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知此任重

又謨錄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弘毅之說與臨大節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能主張此道住如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云臨大節不可奪則見其毅處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體而不違祇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

蔡覺軒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

胡雲峰曰弘者心之量毅者心之力仁非心外物充此心之量卽所以當此仁之至重堅此心之力卽所以行此仁於至遠萬善兼包此心不可有毫髮欠缺之處一息尚存此心不可有須臾間斷之時

曹月川曰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啟手啟足戰兢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毅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孫夏峰曰非士則已士則以天地爲心民物爲命千古聖賢之任於己身負荷承當人不得而分任者故不可不弘毅也心之大處爲弘貞處爲毅心之弘毅即仁不可不三字極重

張楊園曰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李厚菴曰將文連記曾子數章以盡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於不能章是宏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是毅但其根本則在戰戰兢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已蓋心彌小則德彌宏行彌謹則守彌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爲基

大壯極君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勝故朱子之告陳同甫曰臨深履薄斂然於規矩準繩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不能奪也可謂得曾子之傳者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閒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

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彊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

詩禮之後也

朱子語類賀孫錄興於詩是初感發善端成於樂是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

又升卿錄古人學樂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亂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學到成就得力處則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

黃薇香曰詩有成孝敬厚人倫者知大本之不可虧也有美教化移風俗者知盛德之罔弗孚也有感鬼神動天地者知精誠之無不格也變風變雅之作或以一人之好惡見一國之盛衰或以一事之廢舉見一代之隆替論治旣知其本而烝民言有物有則板

言曰明日旦蕩言有初有終天人性命終始之道備於此此即至桑中溱洧疑於諷一而勸百讀詩者審其致此之由而原其諷刺之心豈不可爲萬世之龜鑑乎此詩之所以能興也

輔漢卿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

李厚菴曰志於道四句是用功處興於詩三句是得效處文雖同而意異然二章之理有可相通者感發興起是志道中事卓立不惑是據德中事純粹完成是依仁中事至於詩禮樂皆藝也其精者與道德仁

同歸故可以興立成其能者爲篇章文辭器數聲容之屬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义言藝而此則涯而一之

何義門曰興於詩立志致知之助立於禮居敬力行之助成於樂盡性至命之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朱子論語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

朱子語類錄安卿 不可使知之非愚黔皆是不可得而

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啟機心而生惑志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民但可使由之且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陸稼書曰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

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讀法之舉皆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之後其所當然者可由之而不變即天下之民不能盡知而浹淪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所當然而不變是以成康之際風俗消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尚在使當日教導之不切浹淪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豈能若是之久而不變哉

用誥謹案此說即朱子待其自覺之義本章言外之旨非與集注異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許白雲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措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雖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並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焦廣期曰知好勇疾貧者之易於作亂則亟當思所以處之知疾不仁已甚者之必將致亂則亦當思所以處之並言之意皆爲主持世道之人而發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朱子語類僩錄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如何云使

驕且吝如人知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驕人

非驕恁所用其吝非吝則恁以為驕

又萬錄驕與吝是一病因舉顯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

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關如何公此病曰祇算驕算

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算非由

我要求何方法

朱子文集答潘恭叔驕吝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吝字是

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又答潘端叔問驕則挾為己有專於夸己者也吝則固為

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

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

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謂者天下

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私雖善猶利也是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忍而化其萌矣曰此義亦善

輔漢卿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但有才而無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

胡雲峰曰古人勳業皆自天理中流出天理無人己

之間自矜驕吝後世皆以才氣做成故吝則挾其才爲己之所有而其氣失之歉驕則夸其才爲人之所無而氣又失之盈氣有歉盈才無足觀矣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祇是才淺淺則不露天下矜己炫人之態多出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曰使祇是設言

陸稼書曰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

張蒿菴曰驕吝二字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云人若吝時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

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憎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摧由他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足欲前而次且又吝字正解也

用語謹案朱子根本枝葉之喻以驕吝為一病此推論程子氣盈氣歉意驕吝各開說語類賀孫錄云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又是發餘意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此答潘恭叔亦云兩種病痛彼此相助則不專以驕吝為一病矣

何義門曰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為不猒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子語類（齋錄）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馮少墟（從吾）曰祇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即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朱子語類（端蒙錄）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熊勿軒曰學者須先辨篤信守死之心又做好學善道之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明守定用之有可行舍

之有可藏也篤信知之眞守死行之篤

胡雲峰曰皆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䟦一然集注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葢有學賢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生死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敎人獨於此拳拳焉

王方麓曰善道二字即所篤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爲虛生枉死之人矣

芮嵩子曰朱子分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四層其荅石子重問目離合錯綜交互相發雖甚詳明亦嫌煩碎集注卽其略也竊疑此兩句惟學字與道字是實地字餘俱用字也蓋篤信是好學中功夫守死是善道中力量篤信好學是守死善道之本領守死善道是篤信好學之效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正說能善其道者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此說不能善其道者觀其應世之道何如而所學可見矣

又曰爲好學兩字說不徹故又著篤信字善道兩字說不盡故又著守死字世固有知好學而未能篤信者亦有知善道而不能守死以善其道者必也好學敵求之內有靜淡篤摯之思圓融變化之中有塙乎

不拔之牢以語龍德其庶幾目

王船山曰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丁寧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效言則成德以後內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數而何但於出處序績不一詞而足哉此唯晁氏說簡要精通雖亦就出處之較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繫之曰然後為君子之全德則亦就義深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亦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穫稼亦豈其稼哉

陸稼書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多少牽制多少逼迫自人視之皆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能擺脫

所以非有學有守不能

焦廣期曰危亂之邦其君相不能用人聽言雖有扶危定亂之術無所復施其力故不入不居非特爲避禍而已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饒雙峰曰此章本意祇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僚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林次厓曰此祇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

之也故不可若竊居而患天下之事艸茅言當世之務亦可為出位乎

王船山曰國家因政而設位士人即以位而授政朝廷命官之典即君子素位之行也若夫學矣而未仕仕矣而未受任受任矣而各有所司則雖明習於得失功皋之數而不越分以代為籌畫而使必行與聞焉則心知其是非而但潔其去就來問焉則但告以理之常而不擬其事之變守此道也在國家不開辯言亂政之風而在君子即為安士敦仁之學此之不講官常亂而士行不修處士橫議之風漸不可長矣

焦廣期曰孔子對哀公祇云舉直錯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錯三桓當如何對景公祇云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不說陳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如何此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朱子語類安卿錄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
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祇
無此辭到此處便是亂
又揚錄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關雎恐是
亂聲持兩面者恐有聲而無辭
顧麟士曰案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
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

之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閒所謂閒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竝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解亂爲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爲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

劉端臨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

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間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趙鐵峰曰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閒之後卽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閒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而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者關雎爲國風之始也

汪雙池曰凡樂終必合樂合樂則堂上堂下歌笙並作而詩章不同故曰亂樂記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皆謂是也亂是樂之卒章不是詩之卒章亦不可以亂字當卒字關雎之亂四字渾讀言關雎合作時也

王船山曰古樂既亡可攷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而徵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蓋繇今以知古樂之略者唯恃此耳關雎爲合樂之首居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之先既後有五篇則不可云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云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其說與儀禮合合樂六詩每篇當爲一終合樂者歌與眾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襍奏眾樂使掩人聲一篇已闋始備奏羣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盈耳言關雎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

用詁謹案鄭康成注此謂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是以理

亂爲亂訓亂爲理也朱子云亂樂之卒章蓋用國語魯語韋注及漢書揚雄傳顏注之說又云亂乃樂終之襍聲則暗用合樂之義故顧麟士王船山汪雙池皆以合樂言之說雖小異其以爲曲終備奏羣音爲亂則一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陳定宇曰狂侗悾悾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氣習之不美旣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眞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也

孫夏峰曰中人之資最懼不自安其本分而多一他爲邪是自喪其本心不直不愿不信正坐此病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蔡虛齋曰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葢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功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陳定宇曰爲學之道如撐上水船之追趂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趂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王船山曰猶恐失之朱子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巧二句之義用心其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有所期得而不能獲則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

期而不能獲即不及之謂爾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複而乖義且既以如不及之心力爲學而猶以不得爲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逋而不我親如追逋人而不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己所有而失之也

用詰謹案集注二句一氣讀下蔡虛齋以功與心分言之是已船山二句作兩開說即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意義近平實皇侃疏云言學之爲恢急務取得恆如追逋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

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厺失當錄之爲意也

船山說意與此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朱子語類恪錄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祇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

曹月川曰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已體天地之體無一理不具用天地之用無一事不周雖有天下了不相關祇是無心富貴豈無心斯民觀舜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而竭力勞萬民豈如老佛離倫絕類自爲高耶

蔡虛齋曰一命一爵之榮猶能盛人之氣奪人之志

舜禹以匹夫之身一旦而富天下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爲樂若無所與於天下者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巍巍言其大過人也若以有其位而遂盛其氣則自卑小矣舜禹亦祇是內重而見外之輕

林次崖曰舜之好問好察禹之下車泣辠曾謂貴爲天子不可下問芻蕘辠人乎禹之菲飲食卑宮室曾謂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眞有天下而不與也

鹿伯順曰要看出不能不與之情始見不與之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之理始見不與之境界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

孫夏峰曰舜禹日日與天下之事日日是不與天下之心此心總之超然於天地萬物之上天下雖在身

於我甚加損故不與旨

彭蠡岡曰巢許見有富貴恐其沾染故謝而逃之潔己而已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聖人不見有富貴故入其中而不染惟藉是盡吾職分所當爲使天下甚不治而富與賢不與焉且凡有天下時平成敎養恭世仰賴之功亦不過職分内事又何與焉所以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鹿伯順曰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爲君之實處巍巍煥乎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爲大哉也堯之大處在則天則天在成功文章

王船山曰先須識取一天字豈夐絕在上清虛曠杳

公人問遼闊之宇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為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君則天之為天天之為天非僅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集注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養收藏有利用厚生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則堯之不可以一德偁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地

鄂以爲之名則堯之非此明俊德彼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於政教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問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乃其所及於民者豈無斯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可久者即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剬正武之淸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黃項以上之天下別有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爲君者一皆祖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攷目若以心德言之則既與夫子大哉爲君之言相背而以準

之天則將謂天有巍巍之體段其亦陋矣
陸稼書曰此章以爲君之功用言大抵與中庸發育
萬物皆名洋溢同一意
李厚菴曰上節注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葢
兼體用言也葢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
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葢所不
包如天之廣大葢不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藴悉數
之不能終其物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朱子文集答范伯崇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它玆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奪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逝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

分其端特在於此耳

蔡虛齋曰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亦甚高識便以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

王船山曰建一代之治以定天下者存乎才而立遠大之基以合天心而爲臣民之所咸服者存乎德人才難得故人君不可不以育才爲急而德未極其至不可以言德故君子尤不可不愼修其德也夫子兩論周事而知周之所以建卜世之長非偶然矣欲知周之才以合唐虞而論之而義始著欲知周之德則本殷周之際以論之而論始定不然則觀於周初之

濟濟多士且將謂賢才之生實易易也觀於武周之勝殷且將謂聖人之以武功爲至德也

又曰夫周之德十五王之積功絫仁武周之救民水火是足以上順帝心下慰民志矣而非但此也惟當紂惡方茂之日天下傾心於西土乃終文考之身施及武王之初載仍以侯服之禮事殷之暴主此豈難於奄有哉而決有所不敢者大義之植於天決有所不忍者至仁之根於性夙夜求其亹娓非天下豈治者之所可解而一信諸心天不能移人不能與其可不謂之至德乎惟其有此至德也故上天求莫之心爲之鄭重而不褻萬方樂附之志爲能信服其亹私而開數百季有道之長者非偶弋天命以曲順民情

矣

張楊園曰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雖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瞍初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羑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通於君父也史稱獻洛西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散宜生之心卽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

焦廣期曰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則不惟文王一身自守臣分而已欲使六州之人皆懍然知有君臣之義而不至於潰散也是時商之天下尙未有土崩之患

使紂能悛於厥心內撫其人外懷諸侯則商道猶可以興此文王之心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胡雲峰曰舜稱禹之克儉於此見之舜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之集注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卽各適其中之謂也能儉而不能豐豐氏之儉非中矣

金仁山曰致美黻冕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黻冕朝服非獨祭服也詩赤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王船山曰以簡略明淡泊之志則愼修不忽於細微以仁禮殺人神之望則憂勤不懈於佗則以此定一

代之規垂三王之法攷其事理事不悖於天人也察其心理念不衷於道義也而何間然哉故曰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密之爲道大矣哉

焦廣期曰此所謂間乃識有不周力有做不徹處非如衆人私欲之累大爲心體之害也以此觀禹而亦理之方見聖人盡道處

芮蒿子曰夫子之贊禹不過飲食衣服宮室之所理宅甚高難行之事也或以爲細行或以爲常道而歆知聖人絕德卽在此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黃薇香曰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諷世也周末衣食宮室俱踰禮制既失之奢叟矜在嗇嗇有墨翟之學墨家之儉自謂宗師大禹此又異端之宜闢矣史

記曰黜者儉而難遵要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然曷若反復此經宗師夏后之爲得哉

朱于庭翔鳳曰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棻蔽鄰之市當以市爲本字篆文改爲韍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韍或作黻論語僃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芾大古蔽厀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

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韍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韍冕命士會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祭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案彌飾卽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宜偁韍冕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紱葱衡士韎韐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元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韍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

黻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珽亦以冕與黻連言下
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
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惟祭服
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
劉楚楨曰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
毳冕絺冕元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
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偁冕故說文
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俛
同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元
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冓俛而後仰故謂之
冕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
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

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

陳心叔曰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說者以爲夏后氏之田制貢法也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澮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說者以此爲助法賈公彥云遂人之法溝橫而洫縱匠人之法溝縱而洫橫葢言鄉遂都鄙之制不同耳今攷之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爲井邑邱甸縣都此即司馬法通成終同之制井田之正法也有田必有水故以遂溝洫澮川環之有水必有道故以徑畛涂道路通之水與道既依於田則井田之餘必有磽确之處可以爲田而不成井者亦有萊牧錯襍之處而不可以定數者矣其道水也則十夫有溝而至於萬夫有川豈拘拘於碁局之畫而無通變之妙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

言其大略都鄙非無貢而助㳂多鄉遂非無助而貢㳂多曰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蓋禹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閒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後可以定九州田壤貢賦之制皋陶謨亦云濬畎澮距川謂禹之盡力溝洫豈不然哉

論語泰伯第八畢